



Figure 1. Percentage of correct responses for each group across the five levels of difficulty.

南

遷

錄

張師顏錄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金

志（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南
遷
錄

此 據 學 海 類 編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南遷錄序

大定甲戌冬。六飛南邁。新宅大都於宣武。師顏握筆東觀。道開被命。仍兼禮郎。馳驅清蹕間。粗知記注。頗末恭惟太祖皇帝。布昭聖武。興於龍朔。太宗皇帝。應天順人。滅遼俘宋。定鼎中京。率土賓服。凡王會所闕。琛賁相續。象胥効職。離任迭奏。視昔帝王之盛。漢唐之隆。惟金繼之中。懷逸豫。覺起近親。要誘遠兵。長蛇封豕。尙忍言哉。創業雖難。守成匪易。以今驗昔。顧不信哉。德皇嗣統。逮今皇上。憂勤恭儉。敬聽臣鄰。思戡多難。而天未悔禍。孰不疚心。燎原滔天。挽莫能止。於是踵太王居岐之仁。嗣成周卜洛之舉。肆上帝復我高祖之德。永地于茲新邑。保定大功。厥有望哉。師顏推極患原。始于大定之末。用示厥鑑。尙祈謹斯。敢竊序以爲南遷錄云。十二月下涪日。通直郎祕書省著作騎都尉賜緋張師顏敬序。

元玠初冠時與張升之甥結忘年交。一日偕孫伯玉訪焉。升之幅巾出迎。設席延坐。談論宋金廢興顛末。焚香啜茗。具饌過午。出書一編。其籤題南遷錄。乃張師顏所紀金國南遷汴京事迹。升之曰。此大金祕書省文字。是家祖父之所遺者也。元玠欣然閱之。其間所紀雄強衰弱。環攻戰守。歷歷可觀。于是懸假抵舍。秉筆錄之。以爲寶玩。後因金國志刊行。與此書較之事語頗同。而人君年號俱各殊異。未審其孰是。然以元玠之管見。當時南遷。張祕書親隨乘輿。晨夕執筆侍側。而其所記之書。豈其差舛。金志非本國史。出於南官進宋之書。中間或有誤焉。未可知也。然元玠亦未敢定其是非。倘好古博雅君子。覽其國書。考其誤舛。改而正之。誠此錄之幸也。大德丙午陽月。浦元玠拜書。

大德丙午。繕寫南遷錄五十餘年。藏之家塾。至正丙申。松城遭值兵火。家藏之本七百餘種。與此錄俱爲灰燼。每思念之不忘。戊戌春仲。移居泖西。忽於腐紙之中。得其錄之舊抄本。紙將朽焉。字將滅焉。於是復寫成帙。以供老眼觀焉。後之子孫見之。庶知好書之難得也。四月一日。浦梅隱識。

南遷錄

宋 通直郎祕書省著作郎騎都尉賜緋張師顏錄

天統四年十一月，誅宣武節度使鄭王允蹈及附馬都尉唐适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賜死，除屬籍。同逆者皆夷三族。

初，海陵楊王亮之伐江南，兵民內外怨叛。

世宗以賢厚爲上國部衆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勳勞。

大定三年，立允升爲皇太子，諸子皆封王。允升惟嗜酒，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世宗南伐，混一天下。

世宗不聽。允升

世宗第三子

封秦王，性寬和，亦嗜酒色，其妃趙氏

允植日有寵，升猷漸忌惡之，每入侍，兄弟多競言兵事。允植獨從容勸上以安民結好爲務。世宗喜曰：爾

見正與我合。由是諸文士吳與權、張幼酥、張幼誠等多附之。間與帝言：秦王必能安社稷。趙妃復與張昭

儀、宋婕妤等論敘姻婭。張宋皆南官子孫，內外交贊。太子詹事蕭興與太子右衛率完顏固弼等咸謂允

升曰：上寵待秦王過於殿下，天下皆知有奪嫡之謀。殿下若不早爲之計，豈不見唐太宗殺建成之事乎？

允升由是疑懼，與興謂三衛將及諸統軍曰：秦王以協和南宋合上意，爾輩不獨無富貴之望，且欲盡罷

汝輩兵權，盡用南宋遺臣。殿下每與上爭，大見疏外。于是諸將皆泣，各懷怨心。大定七年四月二日，上與

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秦王賦詩以進，和者十有五人。直學士吳與權讀秦王詩，贊美不已。太子不能

平完顏兀朮之子。深知其意。直前頓首曰。國家起自漠北。君臣部落。皆以勇力戰爭爲業。故能滅遼逼宋。混一南北。諸蕃畏懼。自近歲多用遼宋亡國遺臣。多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在順昌。爲南宋劉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天會之時。皆是國家上下貪向安恬。爲人侮弄。今郎主一向不說著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南宋所傳之主。大是有志報復。韃國而蒙近歲不受役調。夏人屢爭麟府。郎主捨積年戰鬪之臣。獨謂其不足與語。臣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解文字。人去當得否。上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東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郎主方歡飲。郎君卻作苦惱人語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相爲水火。十九年六月。秦王與宮僚張克己。李去偽。王延等宴於南涼觀。三鼓方散。秦王就寢。及晨。觀門微啓。有血衣擲於池側。衛直余阿都亟往視之。秦王已殞。胸口皆傷。侍女四人俱死。事聞。收張克己等赴獄。詔大興府捕賊甚急。逾月。皆無影兆。會薊門縣失官錢。有張觀遂甯哥等。在縣邊遊。捐費金帛。殆不可勝計。衆疑其盜官錢。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所賜。鞠問。乃知殺秦王者此輩。實升猷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顏良密奏。世宗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升王允恭時在蓬萊院。聞之。馳騎報東宮。詰曉。升猷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追之。宇年六十餘。不能馳逐。升猷至會同。宣言南官子孫弑逆。我今至此。發兵救國。人聞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漠。與太子兵遇。宇遂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時。太子衆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越七日。射龍淵人以升猷首至。有司請誅升猷妻孥八十九人。并廢升猷爲庶人。諡允植爲元悼太子。時世宗之子。既誅廢殺者。

三人餘子尙九人。鄭王允蹈乃南宋天水哀王之甥也。

哀王卽宋徽宗天會年間薨於五國城。熙宗卽諡爲哀王。仍命靖康君以奉祭祀。

允蹈母尤有寵。以元悼妃故。深自退挹。年且高。聞宮人呼爲皇后。便涕泣辭讓。每入起居。便搖手止之曰。吾子承順以報劬勞足矣。汝輩幸勿累我。興慶二年七月。上不豫。左僕射知中書省李誥烈知樞密。資者年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等拜表請立太子。翌日有旨付都堂議。直學士吳與權典樞密院張克己首言。二庶人以悖逆誅。元悼乃聖意所屬。不幸殞命。當立其子。左給事中韓允中右諫議鄭遂良爭曰。克己輩是何言耶。二庶人以逆誅。元悼雖追諡。生前未嘗立也。陛下子孫衆多。三子旣死。不必論。今惟當立現存居長者。始服人心。不然必亂。克己曰。昔梁武不立太子。統之子簪捨孫而立其弟綱。卒致侯景之亂。簪等言皆不服。由此觀之。元悼之子雖幼。當立何疑。資者年曰。蕭統是已立爲太子。便當繼立其子。元悼不曾立。難用此例。韓給事之言是也。李誥烈不能決。詰朝東明殿奏陳請旨。世宗未及有語。趙妃自簾內厲聲曰。這孩兒底父。旣已被人殺了。郎主不若更殺其子。將來又免被人魚肉。世宗起入內。知內省江淵等與趙妃連結。且受其厚賂。淵探知上方有寵於趙妃。必欲立其子。故言於上曰。秦王之子年幼。郎主萬歲。他無所識。立之他亦不知。是何底用。若立允蹈等。彼急于富貴。豈顧於父耶。郎主不見冒頓事乎。世宗沈吟不應。十一月丁丑。中批立太孫。付外施行。資者年固爭不從。乞致仕。韓允中乞罷。皆許之。張克己自翰林都承旨遷參政。賞其建儲及草制也。鄭王允蹈性寬厚。又以母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宗每稱其局量。諸武

將謂其有外家風。不肯甚附之。太孫既立。世宗每見之。有愧色。允蹈三子。長大辯年十六。明斷果決。二子尙幼。大辯封遂甯郡王。至是遷愛王。大辯居閒。嘗說其父曰。太孫既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若乞外鎮。可以自安。鄭王不能從。東宮僚黨以其性寬大。亦不之疑。元悼太妃與允蹈母爲姊妹。亦相慈愛。張克己余大璋。完顏赤等。獨以大辯爲疑。況大辯之初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來。稱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耶。尤鍾愛。撫育六月。世宗以其母早死。嘗俾在趙貴人閣住。年十三。始出閣。會蒙人侵邊。議親王總兵權鎮撫。大辯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白遣之。加封兩鎮節度。都統五國城十五州兵馬。大辯至鎮。深得諸夷之心。興慶四年正月。世宗晏駕。太孫登極。逾年。改元天統。尊禮大臣。事不自決。親近儒臣。敬事諸父。中外欣然。及山陵後。縱酒聽樂。與伶人張喜喜等狎。比張克己等數諫。不聽。尊元悼太妃爲太后。江淵爲東內省都知。尤用事。太后及上皆信之。公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淵或有故不入。機務填塞。不卽報下。克己等朝夕其門。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師屢敗。淵皆不卽以聞。完顏煒上疏切諫。在都堂慷慨謂鄭遂良曰。太祖太宗皇帝與忠獻王^{粘罕}忠烈王^{兀朮}百戰辛苦。以有天下。忠烈王臨歿。以夏蒙人爲憂。遺奏極切。今內外偷安。惡聞敗事。豈不見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飄東臺御史范圭奏煒謫。且言陛下爲世宗所立。中外欣戴。煒懷異謀。嘗謂人曰。皇太孫非社稷主。乞行誅殛。煒遂除名爲民。徙之代州。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鯁直。習兵事。煒既貶。中外惕息。淵嘗及內侍江從一。李連從上宴於

太后宮。太后言鄭昭儀善舞。雙勃脫。昭儀南宮華原郡王鄭居中曾孫女也。有國色。世宗晚年甚嬖之。上見而喜。宴罷。令淵等納之興慶宮。晨夕往焉。上或酣醉。日昃不果視朝。三省黃案。悉令處分。鄭妃或坐膝上。批詔內降。慧黠便媚。善爲佞諧。淵多獻珍寶服玩。表裏膠固。鄭妃嘗得幸於世宗。元悼太后以爲言。上令改姓鄧。號宸妃。上幸蓬萊院。見所陳玉器及諸珍玩。視其篆識。多用宋朝宣和時物。惘然動色。宸妃曰。作者未必用。用者不必作。南帝但能作。以爲郎主用耳。宸妃嘗與上同登出獵。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上於薊山。輦置築巖洞于芳華閣前。凡用工二萬人。輦及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上登東明閣。見屏障畫宣和艮嶽。問內侍俞琬曰。此處是何所。琬曰。趙家宣和帝以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破家。先帝命圖之以爲戒。宸妃曰。妾聞宣和帝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好謂曰。我嫌俞琬來破壞我好。事卻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以謝。時國政多紕。名器混濫。吏部尙書于濟明奏言。旬日之間。糾封補官。凡三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柏良器上疏切諫。貶濮州同知。是歲大旱。山東及澤潞開寇。竊屯結至萬餘人。樞密奏遣左統軍完顏高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七千軍。裝悉令自製。高見樞密謝世雲。言軍怨。督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上曰。高等欲以此相恐。二人皆罷。別遣龍虎領軍張天翼往。江淵仍奏遣其弟副知東省事江源監其軍。祕書監兼權給事中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嘗用之。河東太原之戰。忠獻王振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自龍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臣。親總軍令。乃忽變舊制。恐兵心離。不聽。詰旦旦朝。邁坐待漏院。淵揚馬。

鞭撻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耶。適遂求出知鄭州。淵恐其抵抗。改潞州兼督軍糧。欲坐以軍興乏食之罪。淵令其弟害之。適祈哀告左僕射完顏真。言於淵。遂寢新命。十一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上國所調人。怨語籍籍。懼爲己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說令奏上。求添衣賜。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爲文具。支給滅裂。至安肅軍。天翼懼有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使支辦。各路州連戰皆敗。天翼死戰。賊勢逾張。潰兵皆聚於天井關。潞守張宗臣。急奏求援。上與宸妃連日飲宴。外間章奏不通。京師謠言。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道亦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聞都人心危疑。且聞上嘗憾之。密謀立鄭王允蹈。王實不知。允蹈妹夫唐适。蒲刺兄蒲察。爲三衛令。軍與志同約。三人會於菩提寺。高泣謂察曰。國勢如此。不若立鄭王以安社稷。上立非次。天下至今不服。況淫昏狂惑。豈可語以君道。公可語賢弟。令達意。鄭王察許之。察旣往白允蹈。許之。由是謀議益廣。高之從兄爲中山守。志同之弟志甯。爲河南留守。各遣書令舉兵。以誅江淵爲名。俟京師兵動。然後相應。內侍俞三德素與淵異。常非其所爲。密結爲內應。俟上動靜。會唐适家二奴。以賈易馬與張衡。爲适所逐。送大興府鞭之。适婢春英。先與奴張阿多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于窗間。見奴張阿多從外過。呼之與隔窗語。告以駢馬與衆謀立鄭王。張阿多與同逐者。詣大興尹蒲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相同。遂密奏上。與鄭宸妃。張婕妤皆醉臥。未與申漏下六刻。以水拭上目。徐告其故。上駭然。上遣東隊主李日曜。西隊主張飛龍。龍虎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命御史大夫張幽鞠之。皆服。允蹈奴樵夫者。知事變。

急遣人報愛王使爲之備。越三日皆服誅。上遣內侍耶律康孫齎詔及龍茶金合往五國城召大辯以密詔令五國副統軍完顏天應圖之。康孫至愛王不卽見。天應得密詔徑入見愛王。垂淚曰：「四大王已死。卽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可奈。」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厚恩。主上所爲非人理。今日不可坐受誅戮。合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拜曰：「惟公命。」翌日備嚴。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欲見殺耶。」康孫知事泄。哀泣祈生。都典客骨孛興在側曰：「無此事。」大王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卒。明日愛王與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國兵七萬爲城守計。五年正月愛王據城叛。時諸酋厭苦主上昏虐。聞愛王舉事從之。翕然旬日之間集兵十萬三千。韓路提點万俟元馳驛奏聞。上遣皇弟東安王璩將河北兵五萬。皇從弟武憲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孛興與戰。璩軍大敗。僅以身免。三月大起河東陝西僉兵十五萬。上京路僉兵五萬命璩瑤與完顏進分路進討。約會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記劉士偕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此之來。勢力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北國。」愛王然之。遣大雅往聘之。且以其子椎爲質。約破國兵之後軍儲金寶。惟北國所取。北主許之。五月進等軍至東壇津。骨孛興戰敗。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以圍守。愛王遣親將木寶奴將兵自大泊出北狐口。於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爲所奪殺。進軍缺食。時天方暑。卒皆飢困。二十七日。上遣完顏宗慶蕭三奴李用虎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虎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將明。大霧四塞。遣上國兵

三千人潛伏北山下。以糧車由東而上。鳴鼓張旗。運夫大呼。寶奴。寶奴出兵襲之。戰於狐原。勝負未決。而伏兵起。奪其城。植旗于上。寶奴兵顧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連路遂通。愛王知勢急。留其妻兄突律卿與子雄守城。愛王自往北國求援。行至半大漠。而大雅將兵至。愛王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北國大臣骨婁通稽首相見。愛王奉獻金寶十車。骨婁喜曰。大王無慮。待俺與破兵至五樓。進等與戰。北軍奮大槌以入。皆一當百。國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上聞敗。頗以爲憂。太后亦勸上勤國事。江淵等曰。國兵雖敗。死亡無多。宸妃執酒勸上。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小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郎主成疾。上喜。復縱飲。自是凡軍事奏報。悉令宸妃裁決。宸妃見急切。多屏不奏。若有小捷。即便奏聞。以媚上意。及會甯陷沒。平澤破壞。上皆不知。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之。上始駭。顧問內侍直祕文殿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何由得見。上起入內。世卿歎曰。太宗向日攜趙氏三千口來。今日亂國。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誠然。九月。趙太后寢疾。上入閣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四百口。爲楊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冥福。歲時祭享。不敢費官錢。我殿中有錢七萬可辦。汝但時時說與郎主。要記著。省得我死不瞑目也。后薨。宸妃以其遺留錢分與中外親及諸趙女之在京者。遠近皆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造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臣侯衍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與祠牒。時民苦調發。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及五萬人。於寺中分爲八寺以處之。右諫議大夫劉蒼壁疏諫。不省。時邊兵屢敗。愛王據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

之上見兵革未息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酒常乘小馬命宮人攜酒設鼓樂徧遊池館意之所悅輒留飲至夜復信江淵等言拘收諸父及昆弟有若仇讎嘗一日與魯王琚曰蹈叔父子如此効者必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說話琚泣曰太祖起自龍翔有天下忠獻王忠烈王及二太子皆兄弟也兄弟不信尙誰信哉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概疑之由是允明以下皆佯爲癡風人泰和十二年四月汴京留守完顏董奏南宋兵陷泗州諸路皆進兵上曰南方亦爾可謂我國無人樞密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邇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國窮民困南兵亦且乘閒來此不足慮但恐秋冬間北兵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驚此可憂耳上曰卿勿言使我悶悶然南方事卿等急謀之十一月僉河南兵一十七萬內十萬入荆襄七萬入淮僉河北民兵十萬戍居庸關及塞水大鷄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爲寇是歲南宋請和北國兵揚言復動余崇義磊希古曰愛王事北國過厚故北兵爲之盡力今若不愛金帛子女彼亦易動得南宋物以爲此用此計之上者上曰卿自圖之十三年正月遣祕書少監虞世奕鴻臚司賓事李固善使北國北人受其金帛獨不肯背愛王其大臣骨婁斯點搖首曰我北天帝旣與愛王有深約不可負之我不作三三說世奕竟不得要約以歸九月北國兵大舉深入十月至斯波川駐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龍帥臣完顏太康亟集兵禦之於東津北兵長驅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椎冰多伐薪柴燒火以燎于岸剡木爲舟中積熾炭冰不能合愛王兵及北兵乃分自君子津以濟十二月丁酉陷天都城圍和龍太康兵潰其子相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守城十七日遂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北兵

拆城中居民屋，縛爲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皆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濠平三州。余崇義建言，遣樞密官屬閭邱好古載金帛美女自山後出石磴嶺，逾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喜甚。好古因說以出兵襲北國，可以大獲。蒙人從之。十四年三月，蒙人攻北國北部，敗其衆于骨邱。追襲餘兵，徑至揚割城。北國懼，遣使報令回師。四月七日，北兵自平川回去。義崇驛報完顏章，令出師襲逐至大容城，爲北兵所敗。大興以北千里蕭條，民不聊生。五月五日，上大宴西涼觀。鄂王濟曰：「日已晡，恐勞聖躬，請駕輿。」上曰：「方與諸王樂飲，何勞耶？」濟泣曰：「天時人事不順，如北國兵屢敗，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樂飲時？」上怒曰：「我畏與公等相見，偏說惱人心懷事。」濟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耽耶？」侍郎李西華前曰：「濟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上曰：「卿輩自爲一黨，止非我耶？」自是多以暑不視朝。與宸妃與諸內侍晝夜燕飲，詔大興府、河南府擇民間女年十一以上有姿色慧黠者，各三百人進入，教酒令及效市肆歌。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祈禱，索女恐招怨，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罷知耀州。時內外嗷嗷，機政俱廢。上聞出視朝，不過時許，便還內與宸妃、李才人、穆昭儀、竝馬遊後苑留宴。俟月上，奏鼓吹以歸。會內侍張天貴與牛刀兒爭居地，謀廣居第，強市刀兒所居，不可擅毀其牆。刀兒訟之。大興尹不能決，訴之御史臺。御史大夫何貴穆袖狀白上，上以問江淵。淵遂與天貴謀，俟上與宸妃歡飲，直前伏地言曰：「刀兒欺臣爲中官，多侵臣地，告郎主爲臣決之。」宸妃曰：「此易耳。」中批令大興府別踏他邊地與牛刀兒所爭地，盡賜天貴。刀兒怒，憾與三衛諸將謀有異圖。七夕，上御清華樓飲酒，侍衛皆賜酒炙。刀兒與

穆三奴、費貂、周佑、蕭興貴等結袴執戈直前弑上。殺宮人二十餘輩。宸妃以疾不侍宴得免。左內侍江日曜急報江源、張天貴等率三百餘人戰于樓下。久之侍衛兵至。刀兒知力不能脫遂自刎。衛兵因在內掠奪。嬪妃以下皆不免被侵擾。宸妃聞變急報宰相大臣。夜三鼓百官排闥入宮。完顏章等環屍大慟。密謀所立左僕射兀映、太尉張克己遣人密迎磁王允明以入。翌早頒遺詔立爲皇太叔。諡上爲章宗。七月八日磁王卽皇帝位。王素有令譽中外相賀。余崇義獨有憂色。謂聶希古曰。上立又是越次。諸王甯肯帖然召完顏天穆於耀州。有司奏牛刀兒之逆。宸妃實知謀所以臨宴稱疾。賜宸妃死。江淵、張天貴皆伏誅。宸妃時年三十六。專政近二十年。內侍多受其恩皆爲養子。及誅其黨怨恨。十五日直芳華閣趙元德尤痛之。攜金帛往天興宮祈醮以薦冥福。翌日集諸黨於宮內設齋。元德曰。我輩旦夕死不知誰爲我作齋醮。小黃門鄧世卿曰。直閣莫如此說。元德叱曰。你曉甚事。密言於李知宏、裴淵等曰。先帝以詩酒之故廢壞國政。外庭大臣歸咎我輩。主上亦甚切齒不死何待。密謀弑逆是夜上方在齋宮。內侍鄧寶孫奏外有文字。啓門燭忽滅。趙元德等直前弑上。欲召夔王立之。詰朝百官立班而閣門不啓。中使傳旨曰。上以食素久傷脾。內醫方師愈診視無狀。遂至甚。且放班。兀映悵然克己希古等詣東省請入問疾。不許。聞誅諸者。兀映等欲突身入。中人攔遏不聽其入。崇義蹠其足密曰。事已變。此輩必有備。輕身入何益。兀映遂召龍虎將軍完顏章等同入門。疾至東承天門。見一輦車。問是誰。押車中人曰。宮人也。牽車者笑之。使人尾去。乃夔王也。兀映等太慟曰。大王不可入。必有不測之變。趙元德知事不濟遂赴芳華池而死。兀映等窮治。